

奇案俱乐部



译林出版社

黑衣女子的 香气

[法国]卡斯頓·勒魯 著 郝岚昀 译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I 565
2



黑衣女子的 香气

[法国]卡斯顿·勒鲁 著 郝岚昀 译



译林出版社

50264/9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衣女子的香气／(法)勒鲁(Leroux, G.)著;郝岚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奇案俱乐部)

书名原文: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ISBN 7-80657-901-X

I. 黑... II. ①勒... ②郝... III. 推理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088 号

本书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书 名 黑衣女子的香气
作 者 [法国]卡斯頓·勒魯
译 者 郝岚昀
责任编辑 薛 飞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鳳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鳳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01-X/1·647
定 价 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奇案俱乐部之乐

编辑前言

关于本类型小说的阅读之乐，小说家毛姆说得最透彻也最坦白：

“当你感冒卧床，头昏脑涨，此刻你并不想要伟大的文学作品；你宁愿冰袋敷额，热水浸脚，两本侦探小说，伴你度过病榻时光。”

是呀，即使文豪如毛姆者，也知道当我们困顿病累之际，我们并不想探寻人生真义，只想找一位言谈有趣的好友，讲些奇情刺激的故事来听——在中国，这是说部俗讲文学的传统；在西方，这正是类型大众小说的社会史。

大史学家陈寅恪，晚年受政治迫害又兼衰体病目，也自称：“废书不观，惟听说小说消日。”他甚至自嘲说：“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可见通俗小说不唱高调，在最艰困的时刻，坚贞做我们的朋友，努力谋我们的欢乐，这是中外皆然的事。

然而在类型小说中，起源于英、法两种语言的“侦探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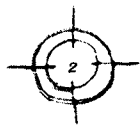


说”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人才辈出,杰作纷呈,虽为小道而不可小觑。如果我们以爱伦坡的作品为起点,侦探小说的传承已有一百五十年。就连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如福尔摩斯、布朗神父、神探白罗、马格雷探长等,也都是深入人心,早已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

为什么人们如此嗜读侦探小说?为什么人们深爱这种“几具尸体,一个神秘的凶手与一位智解谜云的神探”的故事?也许我们得用几个学科才能穷尽其中的奥秘。但是,正因为百年来无数读者的热烈拥戴,作家们的前仆后继,才造就了西方类型小说中一个重大而丰富的文学娱乐遗产。

“奇案俱乐部”这部丛书,就是想从“侦探推理与犯罪解谜”的一百五十年小说传统里,精选细译其中经典,注入华文读书界之中,向往能将名家与杰作再让读者认识。

读书的前因当然是为了寻找一位言谈有趣的朋友,希望“读小说”仍然可以在当今之世维持一个古典娱乐的格局。“推理小说”由于百年来一流心智的投入,它的意义早已不止如此;不管是作为“解密破案”的心智游戏,还是作为“社会控诉”的浮世观察,“犯罪与推理”都有很大的成就,如今我们把这些经典的“密室谋杀”纳于一家俱乐部之中,但愿能给读者多一点阅读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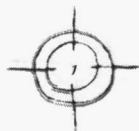


《黑衣女子的香气》导读

·法国推理小说的前驱

卡斯顿·勒鲁(1868—1927),本世纪初知名的法国新闻记者兼小说家。勒鲁在世时就是极成功而受欢迎的票房作家,共著有长篇小说、报道文学三十余种,现在读者还记得的或者市面上还流传的,可能只剩下三种,一种就是多次改编为电影、戏剧而历久不衰的《歌剧魅影》,另外两种则都是推理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黄色房间的秘密》与《黑衣女子的香气》。事实上,《歌剧魅影》原来的故事也不乏推理侦探或悬疑解谜的元素,和《黄》与《黑》二书同属一类,但后来的戏剧改编都着重在“夜半歌声”的恐怖与悬疑,或者强调其中爱情的刻骨铭心,故事中的推理元素反而隐退不彰,反倒不太有人谈到《歌剧魅影》与《黄色房间的秘密》、《黑衣女子的香气》两者的关系了。

推理小说的发展初期,法国自成一系,并不逊色于侦探小说的故乡英国。早在福尔摩斯出现江湖之前,一位使后来的推理小说成形的法国作家已经风靡全欧了,这位作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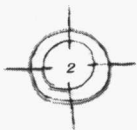


别人,就是以《勒沪菊命案》等作品闻名于世的法国作家加伯黎奥(1833—1873)。被人们称为“长篇推理小说之父”的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极可能都还受了他的影响(他们活跃的时间几乎同时)。

加伯黎奥对巴黎的警察工作方式非常了解,对各种犯罪现象的社会知识也极其丰富,他写的犯罪办案小说,实际上是造就今日推理小说型貌的重要里程碑。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他对真实警察办案的深刻了解,他一开始并不敢创造一位神探式的警察(因为那和一般老百姓的感受太不相同了),在《勒沪菊命案》里,办案的警察是来自巴黎保安局的探长吉弗赫尔,但真正推理破案的却是一位业余的退休当铺老板塔巴黑。到了后来的侦探小说,加伯黎奥才真正塑造了一位聪明的警探勒寇克,这位侦探也在小说史上开始其不是鱼肉乡民的酷吏形象,而是“为社会无辜百姓而办案”的“勒青天”,从此侦探小说才走向正直正义之路。

福尔摩斯出现江湖之后,他在小说中把“勒寇克”和“杜宾”(爱伦坡小说中的神探)都嘲笑了一顿,说他们的推理能力不值一哂;但这句嘲笑也得到报应,等到法国人写“亚森罗宾”的时候,没事也要嘲笑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是不值一看的。

卡斯顿·勒鲁在写推理小说的时候,写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也还在活跃之中;勒鲁是位跑法庭新闻的新闻记者,深知阅读大众的口味,他意识到社会犯罪题材的新兴吸引力,遂将气力转向推理小说的写作,第一部《黄色房间的秘密》就大获成功,也因为故事中设计的“密室谋杀”构想而成为推理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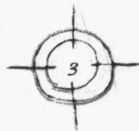
黑衣女子的香气

小说史的经典之作；《黄》作结尾时，作者留下一个伏笔，讲到一位黑衣女子擦身而过，传来一阵似曾相识的香气，这个场景就成了下一部作品的起点，这种“好莱坞续集电影”式的“抢钱”手法，也是开世纪风气之先，让我们不禁赞叹“太阳之下无新事”了。

·煽情侦探剧的代表作

勒鲁的几部作品也堪归类为正统古典推理，尤其是《黄色房间的秘密》的“密室”情节架构，更成了推理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但我们也别忘了勒鲁的时代是推理小说史的“上古时期”，上古蛮荒，筌路蓝缕，没有人知道推理小说将往何处去，也不知道推理小说的种种游戏规则后来将定于何方。事实上勒鲁的小说也显示出这种歧路，他的小说不只往犯罪解谜方面发展，也注意到另一个世纪初的阅读元素：煽情通俗剧的情节经营与情绪感染。

阅读的“悬疑”是怎么构成的？一个彻底的“谜题”（像《黄色房间的秘密》中封闭空间所发生的不可思议案情）当然是一种悬疑的来源，但人们的内心秘密与神秘世界，可能是另一个悬疑的来源。在勒鲁众多小说中，除了犯罪办案的元素，内心积藏的秘密与不可言宣的感情更常常成为主轴；在《黄色房间的秘密》与《黑衣女子的香气》里，故事中的涉案人，甚至包括这位年轻新闻记者侦探胡尔达必的内心感情世界，是更大的悬疑；而到了勒鲁的另一部名作《歌剧魅影》，人事沧桑的悬疑已超过办案解谜的悬疑，现在甚至不被视为是推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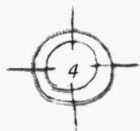


小说了。但在勒鲁创作的逻辑里，我们却可以相信，作者从头到尾都在写“同一种”小说，那就是一种有社会背景的“迷云”，它常常来自于众生的“迷情”，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也就是侦探），它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也许可以把这样的小说称为“煽情侦探剧”，这个次类型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就是写《白衣女子》和《月亮宝石》的威尔基·柯林斯和勒鲁两人；两位作者都利用推理剧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与观察，也都利用通俗剧的方式来取得“阅读大众”的支持。推理小说这种看似仰赖知性能力的故事类型，却曾经徘徊在知性解谜与感性煽情的十字路口（后来解谜占了上风，煽情架构则成了辅助的角色），这也是推理小说史上一个有趣的历程。

如果你在《黑衣女子的香气》里看到一个感情冲动、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年轻侦探（后来的推理小说不太这样对待它的神探，成为规律的侦探是解谜的要角，而不是本身需要“被辅导”的人）；如果你看到故事中多重悬疑、情绪起伏震荡的情节设计，一如八点档连续剧；如果你看到每一章节结束都留一个戏剧性转折的尾巴（欲知后事，请看下回分解）；不要惊讶，这正是“煽情侦探剧”的代表性特征，也正是今天煽情连续剧的元祖，它们之间有紧密的血缘关系（是的，想想看《歌剧魅影》和连续剧的关系，它们之间多像啊！只是《歌剧魅影》好太多了）。你读一本推理小说，不但得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又能看见历史演化的变迁痕迹，不是获益良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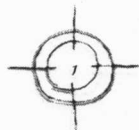
詹宏志



1 故事的后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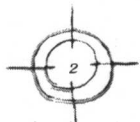
1895年4月6日,荷勃·达尔扎克与玛蒂·桑杰森在一切从简的情况下,于巴黎的圣尼古拉·杜·夏东聂教堂举行婚礼。这离“黄色房间”事件已有两年了,我在前本书《黄色房间的秘密》中叙述过。那件事曾引起很大的轰动,相信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遗忘。大众对此印象仍深,如果将婚礼的消息公开的话,这所小教堂一定会挤满人潮,争相目睹这轰动社会、撼动人心的黄色房间事件的主人翁。幸亏这教堂离学府区相当远,婚礼的消息没有走漏。受邀观礼的仅有达尔扎克及桑杰森教授的几个朋友,都是能守密的人,很荣幸,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很早就到了,很自然地,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寻找乔瑟夫·胡尔达必,但令人惊讶,他并未出现,不过我深信他一定会来。在等待中,我坐在亨利·合勃及安德烈·海斯两位律师旁边的座位上。在圣查理圣坛一片平和引人沉思的气氛中,他们俩正在小声谈论凡尔赛诉讼案的离奇经过;即将举行的婚礼勾起了他们的回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听他们谈话,一边审视我周围的事物。

上帝啊,这所圣尼古拉·杜·夏东聂教堂真是阴暗、凄凉无比!老旧衰败,裂缝遍布,肮脏不堪。这座教堂脏垢堆积,土



灰嵬嵬,然而却不是那种历经岁月、令人敬畏而且可以巧饰石块的尘垢。这教堂置身在圣渥克多及贝那汀区显得很突兀。它坐落在大街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外表灰暗,内部死寂,和其他地方相比,天空似乎离此神圣地很远;虽有一道暗淡光芒注入,但这道光芒很难穿过彩色玻璃的积垢,照耀信徒。您曾读过荷南的《小小回忆》吗?他少时在附近杜班陆神父的神学院就读,惟一能出来的机会便是到此地祈祷。您若推开圣尼古拉·杜·夏东聂教堂的大门,就会了解为何这位《耶稣一生》的作者当时会想死。然而达尔扎克及玛蒂居然要在这阴郁黑暗的地方举行婚礼!在这个好像是用来举行葬礼及纪念逝者仪式的地方!我感到一股巨大的痛楚,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种恶兆。

合勃及海斯两人仍在我身旁聊个不停。前者对后者说,虽然凡尔赛诉讼案的结果令人满意,而费得力克·拉桑这残忍无情的敌人也被正式宣布死亡,但他仍对这对新人的未来无法完全放心。也许有人仍记得可怕的“多尔多涅号”船难,那是在达尔扎克教授获无罪开释几个月后发生的事。“多尔多涅号”行驶于哈佛尔港及纽约之间,是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大型邮轮。一个浓雾密布的夜晚,在纽芬兰的外滩上,一艘三桅船靠近“多尔多涅号”,船首直接撞入邮轮的轮机舱。三桅船漂走的十分钟后,邮轮直沉海底。只有三十多名住在甲板舱房的旅客来得及跳入救生艇。第二天早上,一艘渔船将他们救起后立刻赶回圣尚港。后来几天中,大海上漂出几百具浮尸,拉桑的尸体也在其中。我们在拉桑的衣物中,找到他缝在夹衬里的文件。这证实这次拉桑真的死了!玛蒂·桑杰森终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黑衣女子的香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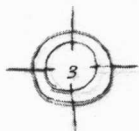
于摆脱了她年少无知之时，在疏漏的美国法律下草率下嫁的恶夫。这恶贼的真名是巴勒枚耶，犯罪无数。他是以强·胡瑟的假名和她结婚的。现在他再也无法阻碍她及一直默默英勇爱着她的男人。我在《黄色房间的秘密》一书中曾叙述过所有的细节。这是历来重罪法庭记录中所能找到最离奇的案件。如果没有乔瑟夫·胡尔达必这位十八岁的年轻记者的卓越调查，这事件的结局可能得以悲剧收场。只有他识破拉桑这位著名警探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巴勒枚耶。他的意外死亡，也可说是无耻之徒的宿命，同时也为这整个悲剧画上休止符。相信他的死是使玛蒂小姐迅速痊愈的主因；葛龙迪椰城堡的惨事对她的神志造成很大的冲击。

“你看吧，亲爱的朋友，”合勃律师对正用不安的眼光扫视教堂每个角落的海斯律师说，“人应该坚定地对生命保持乐观，所有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即使像桑杰森小姐这样不幸的遭遇……你为什么一直回头看？你在找谁？你在等人吗？”

“没错，我在等拉桑！”海斯律师答道。

合勃律师尽量在不冒犯到这神圣地方的庄严气氛下扑哧一笑。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想的和海斯律师差不多。当然那时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可怕的不幸已经威胁着我们。但是现在，撇开我后来了解到的事情真相不说，当时我想到拉桑时产生的不安感至今仍深印在脑海中。尽管如此，在本书中，我会坚持在迹象逐渐显露时才公布真相。

“喂！桑克莱，你知道海斯律师是在开玩笑……”注意到我奇怪态度的合勃律师说。



“我不确定。”

我开始和海斯律师一样专注地观察四周。事实上，当拉桑还是巴勒枚耶的身份时，我们就常以为他死了，他当然也可能以拉桑的身份复活。

“你瞧！胡尔达必来了，我打赌他一定没像你们那样紧张。”合勃律师说。

“哦，哦，可是他看来很苍白。”海斯律师注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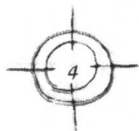
年轻记者朝我们走来，魂不守舍地和我们握手。

“桑克莱，你好；先生们，你们好。我没有迟到吧？”

我觉得他声音颤抖着。他很快就走开了，一人独伫角落。我看到他像孩童般跪在祈祷凳上，双手掩住异常苍白的脸孔祈祷。

我从不知道胡尔达必会那么虔诚，他专注地祈祷令我吃惊。当他抬起头时，双眼盈满泪水，而且一点都不加以掩饰。他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整个人都沉浸在祈祷——也许还有悲伤中。这悲伤是为了什么呢？能够参加这个众人期望的婚礼，他难道不感到高兴吗？达尔扎克及玛蒂小姐的幸福不是他一手促成的吗？总之，也许这年轻人是高兴而流泪吧！他站起来躲进石柱的黑影中。我没跟过去，因为我看得出来他想独处。

就在这时，玛蒂·桑杰森挽着她父亲的手臂走进教堂。达尔扎克走在后面，他们三人真的变了许多啊！葛龙迪椰城堡的悲剧对这三个人造成很大的不幸，但奇妙的是，玛蒂小姐看起来比以前更美。当然，她不再像以前一样，而是宛如有生命的大理石雕像，就像古代的女神及异教冰山美女般美得令人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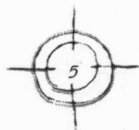
黑衣女子的香气

难以置信。以往在第三共和国的官方舞会中，她翩然的舞步常引来充满赞赏之情的低语。可是她完全是为了她父亲才不得不参加这种聚会。她年轻时犯的过失，让她在多年以后付出代价，命运之神将她推入一场短暂的绝望及疯狂中，好像只是为了让她卸下石头面具，露出隐藏在面具后那副敏感温柔的灵魂。这一天，在我眼中，这仍不为人所知的灵魂，散发出最迷人、柔和的光辉。从她的鹅蛋脸、充满喜悦却仍带哀愁的双眼及光滑如象牙的前额上，都可看到这股光辉，那是对一切美丽及善良事物的爱。

很不好意思，我必须承认我一点都不记得她礼服的款式，连颜色我都想不起来。但我记得其他的事。举个例子，有那么一阵，她的眼神突然变得非常奇怪，因为她没有从众人中找到要找的人。直到她瞧见站在石柱后的胡尔达必，整个人才完全平静下来，控制住自己。她对他微笑，接着又对我们微笑。

“她仍有疯子般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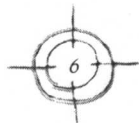
我迅速转身去看是谁说出如此恶毒的话。原来是那个被达尔扎克好心收留在索尔本大学实验室里做助手的可怜虫。此人叫毕纽尔，是新郎的远房亲戚。我们都不认识达尔扎克其他的亲人，他家在南部，父母很早就亡故，也没有兄弟姐妹。他似乎断绝了和家乡所有的关系，仅保留了一股狂热的成功欲望、卓越的工作能力、精敏的才智及对情感的忠诚。他在桑杰森父女身上已充分表现出这个特点。他也还保有他家乡普罗旺斯省特有的轻软口音。刚开始在索尔本大学教书时，学生们会因此而发笑，但是很快地，他们就爱上了这口



音。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愉悦平和的音乐，使这年轻有名的讲师难免有点枯燥的课生色不少。

去年春天的一个清晨，距今差不多一年，达尔扎克将毕纽尔介绍给他的学生们。他刚从爱克斯市上来，原本在那里是担任实验员的，因犯了纪律过失被解职。他及时想起达尔扎克这个远亲，便搭上火车来巴黎。他很知道如何博得玛蒂小姐未婚夫的怜悯。出于同情，达尔扎克想办法留下他担任助手。那个时候，达尔扎克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葛龙迪城堡的悲剧及重罪法庭的审判过程使他情绪太过激动，对身体造成了伤害。那时我们都认为玛蒂小姐已经痊愈了，加上婚礼即将举行，他的精神应会好转，如此也会帮助恢复他的身体健康。但是相反地，我们都注意到，从达尔扎克开始雇用毕纽尔那天起，虽然他说他们的合作将减轻他的负担，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却愈来愈虚弱了。此外我们也发现到，毕纽尔真是扫帚星，连续两次没有危险性的实验竟都发生可怕的意外。第一次实验时，一个杰斯勒试管突然爆炸，碎片差一点使达尔扎克受重伤，可是还好只有毕纽尔受伤，他手上的疤至今仍未消。第二次意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吊在达尔扎克头上的一盏小汽油灯，莫名其妙地突然爆炸，火舌差点烧坏他的脸，幸好没造成什么大碍，只烧到眉毛，还有短期的视力障碍。自此他的眼睛对日光异常敏感。

葛龙迪城堡悲剧发生后，我的精神一直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任何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都使我觉得藏有玄机。上次的实验发生意外后，我亲自去索尔本大学找达尔扎克，陪他去看药剂师，然后去看医生。毕纽尔表示想跟我们一起去，



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

黑衣女子的香气

我很冷淡地请他留在实验室。途中，达尔扎克问我为何如此对待这可怜的毕纽尔，我说我讨厌这个人，因为我本不喜欢他的举止态度，而那天尤其深感厌恶，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对这场意外负责。达尔扎克想知道原因，但我无法解释，他便笑了起来。等到医生表示他差点就要失明，而且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这时他可就笑不出来了。

我对毕纽尔的顾忌毫无疑问是很可笑的，还好后来也没再发生什么意外。尽管如此，我对他的成见仍深。在我心中，我仍无法原谅他，因为达尔扎克的健康毫无进展。初冬时，达尔扎克咳嗽咳得非常厉害，我及其他人都恳求他请假，去南部好好休养一阵子。医生也建议他去山雷摩。八天之后，我们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他觉得好多了，到达这地方后，他胸口的一块重担好像被拿掉了。“我呼吸畅快多了！要动身离开巴黎时，我都觉得快窒息了。”他这样告诉我们。达尔扎克的这封信让我反复思索。我毫不犹豫将我的想法告诉胡尔达必，他跟我一样很诧异。达尔扎克和毕纽尔在一起时，身体是如此糟，当他们分开后，立即变得如此健康……这个念头一直萦绕我胸怀。我绝对不允许毕纽尔离开巴黎，绝对不行！如果他离开，我一定会跟着他！可是相反地，他哪里也没去，倒是比以往更亲近桑杰森一家人。毕纽尔总是以询问达尔扎克的近况为借口，赖在他们家；甚至有一次他还见到玛蒂小姐。但是因为我已经跟她说过这个实验室助手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她已对他深恶痛绝，我对这项成就很感自豪。

达尔扎克在山雷摩待了四个月，回来时，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他的眼睛仍然不行，必须非常小心地保养。胡尔达必



和我决心监视这个毕纽尔。知道达尔扎克他们快要结婚时，我们都很高兴达尔扎克准备带他的新婚妻子去度很长的蜜月，他们会远离巴黎，以及毕纽尔。

达尔扎克从山雷摩回来时曾问过我：

“您现在对毕纽尔这个可怜虫的感觉如何？有没有改变？”

“不可能！”我答道。

他仍然嘲笑我，用一些乡下俚语逗我。他心情难得不错时最喜欢这样了。从南部休养回来后，他口齿变得较伶俐，可爱的南方乡音也加重了。

他很快乐！我们不知他到底有多幸福，因为从他休养回来到结婚这段期间，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他站在教堂门口时，整个人好像变了个样。神气的他将微驼的身材挺得直直的，幸福使他看起来更高、更帅！

“老板还真像要结婚的人嘛！”毕纽尔冷笑着。

我离开这个令我不齿的人，往前走到桑杰森老先生的背后。整个婚礼过程中，他只是袖手旁观，不发一语。直到婚礼结束，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好像清醒过来。

我们走过教堂圣器室时，海斯律师重重叹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我可以呼吸了。”他说。

“朋友，难道刚才你都不能呼吸吗？”合勃律师问他。

这时海斯律师才承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怀疑死了的拉桑会出现……

“有什么办法！”他笑着反驳他的同事，“我总无法相信拉桑会就这样死了！”

